

# 性别角色与妇女解放

——安托瓦内特和玛丽·卡森性格特征解读

徐 军

安托瓦内特是英国当代女作家简·里斯(1894—1979)的小说《藻海无边》(1966)的女主人公,她是简·里斯继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的小说《简·爱》(1847)之后重塑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前妻。玛丽·卡森是澳大利亚当代女作家考琳·麦卡洛(1937—)的传奇式家世小说《荆棘鸟》(1977)中的女牧场主。两位女性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各自的生活经历不尽相同,前者19世纪早期从英国在西半球的殖民地西印度群岛随夫来到英国,从带着三万英镑陪嫁的奴隶制度解体后的“奴隶主”千金小姐变成身无分文幽禁在顶楼上的疯女人;后者从19世纪后期北半球的爱尔兰只身来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从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可言的穷姑娘变成拥有一千三百万英镑产业的女富翁。她们各自的心理气质也同样迥然有异,耐人寻味。

本文试图根据《藻海无边》和《荆棘鸟》两部文本,从心理学角度通过对安托瓦内特和玛丽·卡森这两个人物形象进行剖析,对比她们的心理特征,并探讨性别角色与妇女解放的关系以及建立双性化人格对发展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

在不同的文化中,个性和社会特征总是依附于各种性别,人们从一降生,就因性别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和教育。传统的男性角色应当刚强、自立和进取,而柔弱、依赖、温顺则属女性角色的规范,这反映了性别角色是社会按照人的性别而分配给人的社会行为模式。<sup>①</sup>1975年,心理学家约斯伯·普莱克发现,儿童在理解性别角色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阶段与儿童道德发展是一致的:经历了不知道自己性别的前因袭阶段,知道性别角色规范的因袭角色遵从阶段和能够根据内在的、自我接受的原则作出道德判断并企图冲破社会所强加的性别角色限制的后因袭阶段。后因袭阶段,根据普莱克的理论,这一阶段的个体冲破了社会强加的性别角色限制,发展了心理上的双性气质,作为对自己的内在需要和价值观的反应。普莱克把双性化气质视为性别角色发展的一个阶段。然而,有许多成年人的性别角色从来没有从第二阶段发展到第三阶段,形成双性化人格,他们受到性别角色界限的严格束缚,并终生没有跨过这一步。<sup>②</sup>安托瓦内特直到变疯也没有越雷池半步,她脆弱、无助,缺少自信心和竞争力,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女性气质。那么,在男性天地里创造成就的“超常”妇女,其性格方面又具有哪些特征呢?《妇女心理学》指出,在性格方面,这些超常的妇女拥有某些与能力有关的特质,象独立、自信、理性等等一贯被定型化为男性所特有的特质。但有趣的是,当测量那些女性定型的品质,如温柔、多愁善

感时,一般地,她们与别的女性并没什么差别。总之,这些女性看来具有双性化的性格。<sup>③</sup>毫无疑问,这些“超常”妇女扮演着双重性别角色,她们在心理气质方面具备男性与女性的长处和优点,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因而能够控制生活中的紧张。麦卡洛笔下的玛丽·卡森就是一位扮演着双重性别角色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其双性化的气质。

事实上,人们对具有双性气质的两性化人格现象的认识最早源于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其分析心理学中关于“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理论观点。阿尼玛意指男性精神中的女性特征,阿尼姆斯意指女性精神中的男性特征。<sup>④</sup>荣格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74年,心理学家桑德拉·贝姆汇集了人们的早期研究,系统地阐释了个体的两性现象,并且编制了“贝姆性别角色问题表”,用以对两性现象进行操作性测量。<sup>⑤</sup>可见双性气质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双性化人格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显然是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性别角色。

## 二

安托瓦内特是19世纪奴隶制解体后西印度群岛上英国殖民者的混血种后裔。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受尽了当地土人的仇视和真正白人贵族的鄙夷,生活在被社会排斥的夹缝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已经习惯于躲避别人的白眼和忍受“白蟑螂”的辱骂,她不敢独自面对人生,总是试图在寻觅可以依赖的对象。她象一只随波逐流的小船,母亲、姨妈、奶娘都先后成为她赖以生存所寻觅的避风港。她在恐惧中过着日子,由此完成了性别角色的第二阶段,即性别角色限制阶段,形成了孤独、寂寞、无助的心理状态和温和、敏感、被动、缺乏自信和果断精神的单一化性格特征。成年后,她在继父梅森父亲和罗切斯特父亲及哥哥的安排下,带着三万英镑的陪嫁法定地全部归于丈夫罗切斯特。可是,丈夫对她没有爱情,有的只是对她钱财的贪欲和对她的肉欲。这一次是致命的打击,她又感到无依无靠没有自信,她去找奶娘克里斯托芬求助。当克里斯托芬告诉她“在这个万恶的世界里,女人家得有胆量才能活下去,”<sup>⑥</sup>要自己鼓起勇气,离开丈夫寻求自身的解放时,她退缩了,传统的女性角色规范她应该顺从、应该忍受、应该维护丈夫的利益,尽管他不爱她,她也理所应当接受。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性别角色使得她陷入种族社会的歧视和婚姻裂痕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她没有想过应该从不幸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应该夺回本应属于自己的财产,应该正视现实,重新审视自身的内在需要和生存价值,进而从性别角色的第二阶段发展到第三阶段:冲破社会强加于女性角色的限制,发展心理上的双性气质,做到自强、自信、自主,赢得经济独立,争取真正的妇女解放。相反,她在痛苦的深渊中越陷越深,被逼酗酒,精神失常。后来,她被丈夫罗切斯特带到英国幽禁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顶楼上,终于被折磨得精神彻底崩溃,一把火烧毁庄园而了此残生。安托瓦内特的教训值得深思。

与安托瓦内特相反,玛丽·卡森结婚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她知道:

在爱尔兰我是永远找不上一门好亲事的;在那里一个女人非得有教养、有背景,才能找上一位阔丈夫。于是,我用两只手没命地干活,攒够了盘缠,到有钱的男人没那么多啰嗦事的国土上来了。<sup>⑦</sup>

由此可见,玛丽·卡森对性别角色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青春期前完成了性别角色的前因袭阶段和因袭角色遵从阶段,扮演着传统女性角色。接着,成年后的玛丽·卡森并没有被禁锢在性别角色限制的框架之中。她从性别角色的第二阶段发展到性别角色的第三阶段,即步入后因袭阶段,建立了更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双性化人格。就这样,年轻的玛丽·卡森从爱尔兰只身来到澳大利亚,凭着自己的“一张脸、一个身子和一个比人们认为女人应该有的更聪明的头脑”<sup>⑧</sup>“抓到了”一个一直到死都非常宠爱她的“傻阔佬”迈克尔·卡森。然而,玛丽·卡森的命运也并非一帆风顺。她早年丧子,中年丧夫,但经历的坎坷没有使她丧失自信心和竞争力。她对当时自身所扮演的性别角色有着深刻的理解:

作为迈克尔·卡森的未亡人,她是个无可争议的女强人,但作为某人的妻子,她得把地对一切的控制权都交给那个人。但玛丽·卡森对生活的想法并不是当个副手。<sup>④</sup>

至此,玛丽·卡森独立、自信、理性的男性化气质一览无遗。从某种意义上说,玛丽·卡森是一位在男性天地里创造成就的“超常”妇女。她在男性天地里创下了一千三百万英镑的产业。可是她并没有感到幸福,她不爱迈克尔·卡森,她孀居40载不是出自对迈克尔的忠贞而是源于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规约。为了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她必须“既不通达人情也没有人的弱点”<sup>⑤</sup>而变成一只恶毒的“老蜘蛛”。她的成功以建立双性化人格为基础,又不可避免地以牺牲女性追求为代价,陷入双重角色的冲突之中。

综上所述,安托瓦内特和玛丽·卡森都没有获得真正的爱情和妇女解放。前者是由于性别角色观念的束缚,后者虽然跳出了性别角色的窠臼,却又陷入了自身性别角色失落的苦海。她们虽然具有各自不同的心理气质和性格特征,然而追求妇女解放的历程是殊途同归的!

### 三

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至今已有两个世纪。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将怎样重新界定妇女解放呢?对于人类来说,解放总是意味着束缚和重负的解除。它包括外部物质的与内在精神的两个方面。因此妇女解放最基本的含义是,一方面要冲决外部世界的罗网,争取享有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即在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拥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另一方面,女性要破除自身精神上的桎梏,做到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实现内心世界的解放。另外,女性还要发展和发挥自身特有的天性,创造性地投身于家庭、社会和人类的文明事业,为建设一个最合乎人性的世界做贡献。<sup>⑥</sup>对照安托瓦内特和玛丽·卡森的性格特征,不难发现:安托瓦内特按当时社会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期望扮演着“单一角色”,她只发展和发挥了社会所规范的女性特质,由对丈夫顺从到保持缄默最后变疯,既没有真正从经济上独立也没有彻底摆脱自身精神上的桎梏。显然,这种“单一女性角色”不能使妇女得到真正解放。同样地,玛丽·卡森冲破了性别角色的限制,在精神上做到了自尊、自信、自强和自立,然而其“冲突的双重角色”也不能使妇女获得真正解放。当然,无论是安托瓦内特还是玛丽·卡森都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那么,今天重新审视性别角色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上的论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妇女解放的内因是女性本身,妇女解放的外因是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规范。只有内外因相互作用,妇女才能得到真正意义的解放。正如曾经遭遇两次世界大战烽火洗礼的当代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一个人,如果是个纯粹的男人或是个纯粹的女人,那将是天大的不幸。无论何人,都应当是一个具有女人味的男人或具有男人味的女人。”为此,发展双性气质,形成双性化人格,构建“统一的双重性别角色”,应该成为社会进步和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社会要改变对于男女性别角色期望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女性自身也要为建立更为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行为方式和性别角色而自强不息!因为,作为独立的个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理应是平等的。

①④ 李维等著:《心理学百科全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04页、1148页。

②③⑤ [美]珍妮特·希伯莱·海德著,陈主珍、孔棘华等译:《妇女心理学》,第三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39、111、239—240页。

⑥ [英]简·里斯著,陈良廷、刘文澜译:《藻海无边》,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⑦⑧⑨⑩ [澳]考琳·麦卡洛著,曹胡译:《荆棘鸟》,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70、68、174页。

⑪ 陈惠芬主编:《当代女性生活热点20问》,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89页。

(徐军: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邮编:111000)